



## 最幸運的遇見。

5A(2016-2017) 袁泳琳  
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2017(高中組)銅獎作品

在我十七歲的夏天，我遇見了一個人。說到遇見，通常指兩個人面對面地碰見對方，但是我們相距很遠，也未曾見過一面。文字，圖片，表情符號是我們的溝通方式。上 ICQ、交筆友，是以前流行的事情；如今我們在別人的文章下留言，分享見解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然後彼此隔著時空交流觀點，分享生活細節也是常事，只是換了一種媒介。而我只是互聯網宇宙中的一顆小塵埃，從來沒想到自己寫的東西會被人發現。自從她跟我私信第一句話，我們就發現彼此有很多共同之處。雖不能親手觸及，但彼此間的一言一語，就如一道道拖著尾巴的流星，劃過彼此寂靜的夜空，留下溫暖的痕跡。

在她到來之前，我的生活單調而重複——又是重複著前一日的暑假早晨，陽光懶洋洋地灑在我腳邊。我睜開雙眼，刺眼的日光模糊了身邊的一切，時鐘，冷氣機，牆壁都反射著白光，世界就像被白色的湖水包圍，看起來是那麼的不真實。不知道由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就發現人生的列車駛向一片白霧中，它很安穩地行駛著，但卻不知道為什麼而走，要走到哪裡。我靜靜地等待，等待一片美麗的景色把我喚醒，但是很多時候我卻在沉睡著，每天的早晨只是夢境的一部分。

「你好，我想知道，你所寫的那個朋友，現在和你怎樣了？」

這是她跟我說的第一句話。

還有怎樣？有些人和你走遠了，就是走遠了，你無法阻止那人在你生活中淡出，即使過去有那麼多回憶，在每個黑夜中徘徊。

「我們沒有說話了。」

我回答。

「那麼你還掛念她嗎？」

我沒有回答。過了一會兒，我說：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你一定很難受了。你是中學生吧，以後總會遇到更好的人。」

我苦笑。

「嗯，願如你所說。」

「你讀書怎樣？功課多不多？」

接著，我跟她談了我的學校。她是大學生，在內地讀書，以前每晚都要自習，九點才下課，她很訝異於我能在四點放學。我們談了很多，喜歡的劇，喜歡的歌，喜歡的歌手，喜歡的電影。很多我提及的，她都看過聽過。她提及的也如是。後來我們交換了微信，每天都聯絡。

「我那時候沒有想到你會回覆，我記得你在一星期後才覆我。」她說。緣分真是不可思議。若然我對她的話不加理會，又會是怎樣呢？只怕繼續這麼模糊的每一天罷了。自從遇見她之後，我依舊模模糊糊地起床，太陽依然不快不慢地像時針一樣劃向我腳丫，鳥兒依然是那樣鳴叫，然後我發一會兒呆。不過我會滿心期待地打開手機，跟她說一聲“早安”。她很早就起床了，所以我總是先看見她的早安。在洗漱間，我靜靜地思考她說的話，她向我揭示的每一角深思，每一道喜怒哀樂的痕跡，我總會驚喜於大家的共鳴。雖然她在遙遠的北方，我在南方陸地上的一隅，但是我總感覺她就在我身邊，這種親近感真叫人高興。打開窗戶，清風輕撫我的手臂，世界突然變得清晰無比。這不是夢境，我說。

直至暑假結束，迎來開學第一天，我還是繼續每天跟她說話。我們談的話題有很多，有生活瑣事、社會時事、南北方的食物和氣候、感情事……還有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些自我妄想。我們好像總有說不完的話題，但是有一種語言，卻是超過語言本身，要用心才能領會。我總是獨自承受種種煩惱，所有悲傷，失落都只屬於我一人。我也習慣以玩笑話去掩飾它們，不讓任何人發現。然而即使遙遠如她，也是能發現到這副面具下的脆弱。

「以後你不要再讓自己受傷了。」

「我會永遠陪伴你。」

這些衷心的鼓勵，我是有多麼幸運，才能擁有。

我會永遠記得，在我十七歲的夏天，在這個漸漸由小孩轉為大人的青春渡口，有這麼一位擺渡人，陪我度過種種迷茫，不確定和懷疑，陪伴我在這片人生的白霧中前行。我閉起雙眼，看不見我自己，但是我卻看見她。

這是最幸運的遇見。